# 老师鬼头已经塞进去了忍着些

艳阳高照的七月初，天气酷热。一个国字脸、身材壮硕的青年，顶着太阳骑车在柏油路上。口中喃喃自语……什么鸟天气嘛！

好好的冷气室不待着，还有少芬陪着闲聊多好，偏偏现在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太阳下骑车，真是犯贱。

这青年是杨圣华，今年才从中坜的专校毕业，少芬是他的女朋友，也是房东的小女儿，还在醒吾专校念书。等着入伍服役的圣华，并没有在毕业后，马上回到家中，一来家中并无兄弟，父母又忙于工作，日子实在难过。况且好友们还在这里，大伙嘻嘻哈哈的可打发时间。二来离入伍的日子愈来愈近，他也想就近陪陪少芬，舍不得离开。

想起少芬，心中不由得一阵甜意，长长的头发及肩，面容清丽明亮，身材高挑，是个让人感到眼睛一亮的讨喜女孩。尤其在最近，天气炎热，往往一身凉快的穿着和又紧又短的迷你裙，总令圣华欲火翻腾，胀痛难消。

若隐若现的丰满胸脯乳沟深陷，雪白无瑕的大腿，从窄短的裙中露出，几次险些令圣华当场出丑。

记得在两年前，刚考上学校来中坜注册时，无意中在学校附近的小店中看到她，从此难以忘怀，夜夜入梦。当他知道房东苏先生是她的父亲时，拼着每月高出别人两仟元和不准在屋内打麻将的代价，硬是把房子租下来。为了这件事，好友还连连责怪他，最后只好以代朋友垫差价来收场。

幸好老天有眼，近水楼台加上特意的制造气氛及好友的帮助，少芬总算对他另眼看待，尤其最近这一年来，感情进展更是快，虽然两人间尚未有过性关系，但在彼此间情意绵绵之际，拥吻缠绵上下其手，而从少芬身上抚摸到的肌肤弹力十足，鼻子传来的丝丝发香，再再都让圣华消魂不己，难以自持。

机车在火热的公路上，慢慢的前进。圣华因为心中有事在想，倒渐渐平静下来，不再感到那么热了，回忆少芬心中自然甜蜜无比，但只要想到这两年来，替好友林丰补足的房租差价己经快五万元了，真是心头滴血愤恨不平，若再加上当初追少芬时，林丰那小子趁火打劫猛敲竹杠，更是让圣华觉得恶梦连连，有苦难言。

林丰是圣华高工时的学弟，由于圣华曾经重考过，待在补习班一年。在补习班上和当时是三年级的林丰同班，坐在同一排上，因为同校彼此间曾见过照面，自然较为熟识，又谈得满投机的，于是便成了好朋友。

联考后两人因成积相差不多，于是便同时进这所专校，圣华是机械科而林丰是电子科，就在圣华迷恋少芬时，想租苏先生的房子，而林丰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「厝脚」，与圣华同进退啰！想到林丰就让圣华感到头痛。

自从六月中结业以来，就没看见他过，毕业典礼上也见不到他的人，在公告栏上看到他的成绩时，圣华吓了一跳，有一科电脑的专业学分被死当，肯定毕不了业。

「这怎么可能？」圣华讶异的脱口说出。圣华心想，林丰向来学业、运动、交友、人际关系等……科科拿手，名列前矛。一年级时还拿奖学金，是社团代表，就以这次的成绩来说，除了这科以外，其他的科目都在九十分以上，实在没理由呀！圣华跑到林丰的班上问他同学，才知道是因为和课堂教授有冲突，期中考后就常旷课，连毕业考时，那科目又缺考，不死当才怪！

「课堂教授是谁啊？」

「是李教授。」

「你是说去年九月才从美国回来的李玉玫教授？」「不是她还有谁呢？」就在十分钟前，当圣华和少芬在客厅吹冷气闲聊时，这个「失踪」多日的林丰，总漭晶话回来了，接过电话的圣华劈头就骂∶「你死那去了？现在才打电话来，全世界都在找你，你知不知道啊！」「我去环岛一周啊！」电话那头传来林丰那狡滑又神密的笑声。

「你好样！害我担心好多天，打电话到你家，也说没回去，真把我急死了。」「急死了？我看是爽死了才对吧！没有我这个」五百瓦「的在，你和少芬会那么乖？」「少鬼扯！你现在在那里？」

「找」厝脚「啊！你月底就要去当兵了，不快找人来顶你，我一个人出房租吗？」「别哈啦了！你知不知道你被当了？」

「知道啊！我是故意给她当的，不然我干嘛急着找」同居人「？吃饱没事干啊！」「故意的？」

「别说这些了，照这个地址来载我回狗窝吧！」林丰说了个地址，是离学校不远的社区，圣华记得那个社区在小山坡上，风景很好，学校里有很多老师都住在那里。

「真给你搞糊涂了，大热天跑到那里干什么？」圣华不耐的说。

「嘿！嘿……先说好，来了可别大惊小怪喔！」「你等我哟！可别又乱跑，我大概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。」圣华向少芬说了一下大概内容，便骑车出门。

圣华在社区内，依着林丰给的地址，在巷内左钻右找的，好不容易才找到。

那是一座位于巷底的公寓，由于巷口及两旁的空地上，种着许多树木，所以即使在七月的午后，也能感受到绿荫风和的凉意。「这小子倒真能享福！」圣华用带着埋怨的口气说。看看手上的地址，应该是巷底的六楼没错。按下对讲机后，那头传来林丰的声音。

「谁呀！是圣华吗？」

「还有谁啊！快开门，我快热昏了！」门打开后，林丰那小子正站在门后，穿着短裤背心贼嘻嘻的笑着。

「叫我冒着大……啊……」圣华惊叫着，两眼惊讶的望着林丰背后，张大的嘴巴几乎合不拢。原来林丰背后由厨房走出来的人，正是学校里的教授李玉玫，身上穿的正是和林丰一模一样的短裤背心，只是似乎小件了些，紧绷的衣服下，露出令人垂涎的魔鬼身材，修长白嫩的玉腿，令圣华不敢直视。李老师向来成熟艳丽充满智性的面容，似乎也为这次尴尬的相见而俏脸微红。

「进来喝杯凉茶吧！别老是站在门口嘛！」李老师的声音，听来仍不太自然。

看到李老师因双手端着茶盘而使得丰满的乳房更加突出时，圣华感到脑袋一阵的晕眩。

「坐一下，等你凉快些，我们再回去吧！」林丰在一旁顺着帮腔。

「打扰了！李老师……」圣华坐在沙发上时，可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因紧张而加快，旁边的林丰则若无其事的坐在主人座上，等李老师摆好茶杯，端起茶盘要进厨房时，林丰忽然拉着李老师的手。

「小玫，你也来坐着吧！」说着，便将李老师拉到自己的腿上坐着。

「不要啦……」满脸通红的脸上，却有微笑的表情。林丰让老师坐在自己的腿上，双手却由背后搂住她的细腰，一边在老师的耳后轻轻的说：「有什么关系呢？小玫，圣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们将来会常见面的，况且我们的事还要拜讬他帮忙耶！」听到从林丰口中说出「我们的事」四字，李老师更是红透耳根，低头靠在林丰肩上。

「圣华，她就是我跟你说的」厝脚「，下个月你就要入伍了。而我显然还要在学校再待一年，才能拿到毕业证书。我和小玫商量过了，想一起把苏伯伯的房子租下来，我想，这情况您也了解，小玫这里，环境虽好，但前后左右的邻居，多半是学校的同事，我常在这里出入，必竟是不方便！况且苏伯伯那里，离我们学校较远。平时也只有少芬和苏伯母会来，苏伯伯人在高雄做生意，一年都难得回一次家，我们那里就更别提了。」圣华听了林丰的话，喝在嘴里的一口茶，差点就呛了出来。以为林丰在开玩笑，但转眼看见林丰一脸郑重，一旁的李老师也依偎在林丰身上，默默的看着自己，眼中颇有求助之意，心中也信了七八成。随即面有难色的说：

「可是苏伯母会来收房租，难道会看不出来吗？」「您可以向苏伯母说小玫是我的未婚妻，本来预订今年要结婚的，因为我今年没毕业，才会拖下来的，苏伯母不是我们学校里的人，不会知道小玫是学校的老师，只要你少芬交待一下，应该会没问题的！」「为什么你自己不去跟苏伯母说！」「你招牌好呀！就算苏伯母不信我，也要信她未来的女婿啊！」「事情要是穿梆了，我会给你害死！」圣华苦笑的说。听到圣华如此说，林丰知道事情有谱了，马上就一付嬉皮笑脸的模样，抱着怀里的美人教师，轻吻柔细的面颊说：「我早跟你说没问题的，这次你信了吧？……」而圣华却在起身时，看见李老师脸上出现满足与欢愉的表情……从李老师的公寓出来后，圣华与林丰两人在路上都不说话，炎热的天气，使得心情也变得烦燥，突然圣华将机车做一次急转弯后，停在路边，大声的喊叫一声后，跟林丰说：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」「到湖边去吧！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」林丰说。圣华看着林丰的表情，知道他是不会在这里说的，只得悻悻然的往湖边骑去。湖边其实是学校附近的一个小池塘，周围长满许多的芒草和矮灌木，在靠近水闸附近有七八棵大榕树，是圣华和林丰在翘课后，常来午睡谈天的地方。浓荫的榕树下，此时却有两个人在交谈着，一个身材壮硕一副国字脸，另一个身材中等相貌白净，嘴边却不时挂着微笑。

「我实在很讨厌你的嘻皮笑脸，你可不可以正经点？」「可以啊！我这个人是最好」沟通「的！」说完后，马上就一脸正经八百的不啃声。这两人正是杨圣华和林丰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怎么会……会……」

「你在说什么啊！」你「了老半天，你是不是要问我，为什么要把她给上了，是不是呢？」「你最好注意你的用辞，必竟她是你的老师。」「我只知道她是我的女人！」「你在说什么……」杨圣华气得转过头去，不再理林丰。抬头看着青天白云，圣华想起去年九月刚开学时……「喂！林丰，我们班今年来了个超级美女教师耶！」圣华兴奋的说着。

「叫李玉玫，对不对？教你们自动控制，对不对？才刚从柏克回来，对不对？」林丰一脸不以为意的说着。

「咦！你早就知道啦！」

「全校师生那个人像你一样？消息这么差，谁不知道我们科里有位李教授？」圣华心想，林丰说得没错，自从李老师来学校后，校内的学生和单身的教师们，莫不为她疯狂倾倒，殷勤呵护。开学典礼上，一身剪裁合宜的白套装，衬托着窈窕的曲线，丰满的乳房，修长的大腿。虽然圣华对女人的三围并无很深的了解，但他知道眼前这位二十八岁的李玉玫教授，有着令人捉狂的么魔鬼身材，和成熟艳丽充满自信的美貌。若非自己正和少芬打得火热，说不定也会拜倒裙下，甘心称臣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？圣华总感觉林丰好像对李老师没什么好感。

「她也有上你班上的课吧？」圣华问着。

「有三个学分！」林丰冷冷的说着。

「真不想上她的课！」林丰突然说出这样的话，倒令圣华颇为意外。

「你没事吧？林丰！」

「我没事啊！」林丰好似不愿再谈论下去似的，匆匆离去。事情终于发生了，期中考后的第一堂课，林丰在教室里呼呼大睡。平常的课堂中，李老师就对这个林丰非常头大，上课时不是对她的话爱理不理的，就是趴在桌上呼呼大睡。偏偏这次期中考就属他成绩最好，因此就索性随他去，不再管他。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林丰的举动非常碍眼，心中不免有气，恰巧林丰这时又呼声连连，于是再也按奈不住了，拿起课本敲了林丰的头一下，说着：

「你爱怎样我管不着，但请你不要妨碍其他同学。」林丰一言不发的站起来，冷冷的瞪着她……李玉玫自从到这所学校后，不论何时，总是倍受全体师生的呵护，何曾有过如此局面。正当不知如何是好时，林丰竟拿起书本，缓缓的走出教室。在李老师正想要他坐回位子上时，林丰却丢下一句：

「我讨厌上你的烂课，要怎么办随你！」说完后，便走出教室，下楼去了。

事情很快的传到训导主任耳中，虽然李老师不认为这是什么大过失，不打算追究，但训导主任为了讨好眼前的美女，还是硬记了林丰一大两小的过。从此就没再看过林丰来上李老师的课。

「我被记过的事你知道吧！」林丰说。

「大概知道一些。」

「就在被记过的三个礼拜后，李玉玫来找过我，因为我己经连续三周没上她的课了，她以为是因为我被记过心中怀怨的原故。其实天知道我是……」林丰沈默了一下子，又接着说：「那天下午四点多，你隔天没课就提前回台北了。五点半左右她就来了，我没想到她会找来，而且自己当时也心烦的很，正想发泄一下。我和她的关系就是从那天开使的。」林丰正躺在床上随手翻阅成人杂志，想来个自我解决，以消除一下烦燥的情绪，正当亢奋之际，门外的铃声却响了起来。

「是谁那么不识相，偏挑这紧要关头时找来。」林丰火气正大的在那里嘟嚷着。

打开门时发现竟然是李玉玫老师站在门外，看她一脸笑脸迎人的模样，林丰无奈，只好招呼她进来坐了。李老师今天穿着薄薄的丝质白色短衫和粉红色的窄裙，隔着半透明的白衫，似乎还能隐约看见里面的胸罩肩带，由白衫外隆起的部份，可让人联想到硕大的乳房。窄裙下是令人感到窒息的窈窕胴体，小腿上性感的丝袜，更是令人的精神亢奋。沙发椅上的美艳女体，又让林丰原本被浇熄的欲念，再度高涨。

「李老师，你来做什么呢？有事吗？？」

「林同学，你己经连续有三个星期，在我这一科都旷课了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困难？也怕将来对成绩会有影响，所以向生活辅导室要了你的地址，想过来了解一下！」「我讨厌上你的课！」林丰相当直接的说。

李老师愣了一下，随即微笑的问道：「是我书教得不好吗？高材生！」老师似乎在等着林丰的答案，睁着明亮的眼睛，满是笑意的看着林丰。

心中欲火高涨的林丰，如此和老师正眼相对，这么近的距离，一张美艳成熟的脸笑意盈盈，让林丰不禁为之销魂，连忙将眼光下移，想避开这撩人的气氛。

「我可没这样说！」声音有些干涩。林丰站起身来，把脸转向窗外，用背对着老师，清楚的感到自己的下部正在充血膨胀，邪恶的欲念，正在遂渐浸蚀自己的道德良知。

「我从没说过老师书教得不好，我只是讨厌上你的课而己。」「是因为训导主任记你过的原因吗？」李老师追问着。

「我不是那么小气量的人，这件事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」「那又是为什么呢？总有个原因吧？」李老师疑惑的问着。「是因为你长得很像一个妓女！」林丰用很痛苦的语气回答着。李老师听到这句话后，先是感到错愕，然后是感到十分的愤怒。站起身来，对着林丰大声的说着「你骂我是下贱的妓女！」脸上因盛怒激动而涨红。

「你敢说妓女下贱！」林丰大声咆哮着转过身来。原本白净斯文的面貌，此时正紧咬牙根双眼血丝殷红，面色铁青的扑向李老师。「啊……」李老师看到林丰扭曲的表情后，惊叫了出来，随即发现身体已被林丰推倒在沙发上。

「你很高贵吗？……很高贵是不是？……是不是啊？……」此时的林丰像只被踩到痛处的野兽似的，亳无理性，双手抓着李老师的肩膀用力的摇晃着，李老师则是受到过大的惊吓，而说不出话来，拉扯之间老师身上的窄裙因受力而上卷，露出里面白嫩修长的大腿和带蕾丝边的白色三角裤。撩人的春色对愤怒的野兽起了催情的作用，林丰赤红的双眼，紧盯着老师两腿间的雪白肌肤，猝然伸出右手便朝臀部摸去。

「你看不起妓女是不是？……好！我就来看看你是那边贵？……用那些你认为下贱的妓女所教我的技巧，来嫖你这高贵的美教师。」林丰铁青的脸上，露出淫邪的微笑。

「不要……不要啊……求求你……啊……」林丰把嘴吻在老师红润的嘴上，用身体的重量，紧紧的压着挣扎的女体，伸出的手由平坦的小腹钻进三角裤内。

「啊……嗯……不……要……」摇头想摆脱林丰亲吻的嘴，悲泣的叫声。在秘唇被男人狂野的手占据抚摸时，女教师的发丝己散乱的披覆在脸上，明亮的双眼泪水盈盈。林丰伸出舌头，舔着细嫩脸上的泪水，轻咬着小巧的耳垂，慢慢的用左手，在短衫上轻抚弹性的乳房。男人炽热的眼神与自己相对时，女教师对野兽般的欲求感到紧张，挣扎的想逃闪开。被手指挑弄的肉芽，渐渐骚痒起来，燥热的胴体在摇摆着。

「求求你……不……要……」无助的言语，由女教师的口中说出。

「老师的洞内己经湿了哟……」林丰用轻佻的言语，在李老师的耳边说着。

霎时满脸通红的老师，被下流的言语冲击着，不知如何是好的紧闭双眼，猛力的摇头仿佛在抗拒着林丰的话语。

「啊……你干什么……不……」当林丰由老师的一条腿上，扯下裤袜与蕾丝内裤时，李老师睁开两眼奋力的抵抗着，拉扯之间，感到一条炽人的棒子顶在自己的小腹上时，才知林丰不知何时己将裤子退去，看到这条七寸长黝黑的男根，犹如握拳的婴儿手臂，李老师不由的感到惊慌和害怕！被压制的双手，无法抗拒男人的侵袭，两腿间被男人的身体巧妙的分开，在擅抖的胴体下，神圣的秘唇己湿润。

「老师！我要进去了喔！」林丰轻佻的在耳边说完后，还用舌尖在美丽的脸颊上舔过。扶正阴茎对着洞口，抬起屁股用力的往前顶。

「痛呀……哎唷……痛……」撕裂身体的痛楚传来，艳丽的脸孔因而惨白，全身颤抖。

「哎呀……好痛噢……不要……快拔出来……呜……」「老师，龟头己经塞进去了，忍着些，放松一下，马上就有得你浪的。」林丰一边淫笑的说，一边摇摆屁股做着圆周运动，稍稍的把臀部抬起后，用双手抱着老师的细腰，再用力的里一挺，全根尽入。

「啊……」巨大的疼痛，使美丽的教师昏绝。林丰在完全插入后便不再挺动，用手解开老师身上的短衫扭扣，将胸罩往上推时，雪白坚挺的乳房弹出，是如此的硕大无瑕，林丰满意的笑着。伸出手在顶端粉嫩的乳头上捏弄着，忍不住的用舌尖在老师粉颈胸脯间细细的舔吻着。

「嗯……」老师的眉头轻轻的皱着，林丰知道老师正慢慢的苏醒，稍微移动一下臀部，股间的淫液正伴着鲜红的血丝流出，是处女受到侵犯的证明。有力的臂膀，将老师的一条大腿高高的抬起，完全插入的阴茎用腰做着磨臼的动作。

「嗯……嗯……」无力的睁开双眼，老师感到自己的胴体在颤动，看见自己孅细的脚踝上，吊着雪白的蕾丝内裤和扯破的丝袜，正随着男人腰部的节奏在晃动着。无言的转过头去，正对着男人的目光。林丰微笑的看着自己，用鼻子触摸自己的鼻尖，女教师可以清楚的感受到男人眼中的欲望情挑，半强迫的拉着自己的手，摸向被蹂躏后的秘唇时，女教师无力的抗拒是那样的软弱，火热粗壮的男根，在手边上下振动时，李老师知道自己的贞操己被这个男人夺走。

「我是你的第一个男人！」林丰在老师的耳旁，用充满征服感的自信口吻说。

长长的睫毛因羞愧而颤动，白皙的面孔透着微红。随着男人腰间不断的挺动着，老师开始轻轻的喘气，乳房在男人的掌中被抚捏着，紧紧皱起的眉头，露出追求性感的表情，林丰认为这是个好时机，开始遂渐加大旋转，然后快速的上下挺动着，这时的老师发出叫声，紧紧的抱着林丰。看着老师咬住嘴唇作出忍受的表情，林丰抽插的动作更深入，下下直抵花心。男人的目光紧盯着老师美艳的面孔，淫浪的表情令人欲火亢奋。

「嗯……怎……怎么会……嗯……啊……」

「跟着我的动作，摇摆屁股配合着！」林丰轻声的说着，然后亲吻老师雪白的颈部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」难为情的配合着林丰的动作，老师的脸上己现红潮，呼吸也开始凌乱，在不顾一切的大叫两三声后，女教师无力的瘫在沙发上。林丰感到老师腔内的粘膜不断的夹紧自己，阵阵的阴精喷流，瘫倒在沙发上的女教师，被一波波袭来的性高潮包围着。林丰抱起柔软的女体，坐在沙发上。

让女教师以跨坐时姿式，骑乘在自己腿上，面对面的搂抱着细腰，粗黑的男根依旧被紧窄柔嫩的腔壁包围着，屋内充满着淫糜的气氛。

硕大坚挺的雪白乳房，深陷的乳沟，在他鼻前不到两公分处，淡淡乳香刺激着男人的性欲，林丰把整个脸埋在柔软诱人的双峰中，伸出舌尖，舔吻老师汗湿的胸脯。

白色的短衫己被汗湿，紧裹着香艳的胴体，双手由短衫下摆伸入的林丰，享受着美女教师光滑涨肤，重新抱好细腰后，下体的男根又开始轻轻的抽动。沈迷在高潮余韵中的女教师，又感到自己花园的核心被震动着，有如毛虫般的舌头，在乳晕上轻舔咬弄时，骚痒难耐的感受，再度刺激着发烫的女体。

「啊……你……啊……不行……鸣……」坚硬炽热的阴茎，加快了上挺的动作，女体如蛇般的细腰款摆，黑亮的发丝像海浪般的飞散。

「你自己扭腰上下套弄吧！」林丰下命令似的说，然后把双手移到丰满的屁股上把玩，师生间的地位在不知不觉中对掉了过来。

「嗯……啊……求求你……」

「你说什么？……大声点，我听不到！」林丰微笑的捉弄着高潮边缘的女教师。

「求求你……啊……不行……不行了……求……」望着满脸淫荡的美丽面孔，急促摆动的胴体，林丰冷笑着。

「我看你是那边高贵！」男人将女体翻转在胯下，抽高雪自的大腿后，用力的肏着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」女教师疯狂的淫叫着。「嗯……嗯……啊……泄……泄了……」在女教师高潮来临的同时，林丰双手用力的把老师丰满的屁股拉向自己，射出滚烫的淫液，颤抖的女体昏倒在沙发上。林丰看着昏睡中的红艳面孔，默默的沈思着。

不久后，从沙发中轻轻的站起来，捡起地上的女用皮包，一阵搜寻后，在夹层中找出皮包内的备用的钥匙，回到房间换衣服时，顺便记下地址，看看时间己是快八点了，从衣橱中拿出一套干净的衣服，在经过客厅时，随手摆在沙发上，拿起白色的蕾丝内裤，轻拭老师两腿间殷红的淫液，随即扭做一团，塞在自己的口袋中，关上房门，走了出去。

【完】